光辉的途程

紀叶編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电影文学剧本

光辉的途程

根据常发小說“老共青团員”改編

起叶編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1959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是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前。主角何有这时还是个失去父母的小孩，投奔在靠做临时工維持生活的舅舅家。此后何有一直輾轉在工厂中、鉄道上，深深認識到剝削工人的資本家的醜恶面貌，仇恨日本帝国主义。后来他在共产党員老程的帮助和教育下，很快地参加了共青团，积极地和同志們一起对敌人进行斗爭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在剧本結束时，他已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，被送往延安学习。剧本刻划了这个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工人何有的成长过程。

光輝的途程
根据常发小說“老共青团員”改編
紀叶編剧
*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（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）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业許可証出字第039号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　新华書店发行
*
开本787×1092公厘 1/36 • 印張2 • 插頁1 • 字数60,000
1959年 3月第1版
1959年 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4,100册　　定价：0.20元
統一書号：10061•137

第一章

一

北方的严冬，白茫茫的积雪复盖着大地，狂风卷滾着雪浪，弥漫了天空。

一片灰朦朦的风雪，什么也看不見，沒有村庄，沒有人烟，仿佛整个世界被狂风怒雪淹沒了一般。

在这狂暴的风雪地里，影影約約地看到有三个人影，頂着风雪跌屬着，掙扎着，向前走来。

寒风呼嚎，雪浪狂卷。

三个人被风雪扑打的一会儿摆向左，一会儿又跌向右，踉踉蹌蹌地往前走着。这时，我們看清了他們的模样，前面一个男人，大約有四十岁左右年紀，名叫孙发，戴一頂毡帽，毡帽两耳放下来盖着耳朵，穿一件破旧的藍色棉大褂，扎着腰带，肩上挑着一副担子，担子两头的籮筐里放着衣被、鍋碗、家俱等东西；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妇女，是他的老婆孙大娘，有三十七、八岁，头上罩着一块褪了色的藍布头巾，穿一身破旧棉衣，手里拄着一根棍子；紧随在她身旁走着的另一个人，却是个十二、三岁大的孩子，名字叫何有，他就是我們所要叙述的主人公，他穿着补釘滿身的破烂棉衣，腰里扎着一根破麻繩，戴一頂旧火車头帽子，揹一个小包袱，弯着腰，双臂紧縮地抄起手，厚厚的一层白雪沾扑在他的眉毛上和压在額头上的帽縫里，脸色冻的紫青，鼻涕和眼泪淌下来，但他那一双閃动着的眼睛，却射出了坚毅的光芒，使人感到这个从小飽受苦难生活折磨的孩子，具有一付頑强坚毅的性格。

他們的模样，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远离家乡逃难的人。

狂风怒吼，雪浪滾滾。

他們低着头，踏着深到膝盖的积雪，艰难地走着，狂风扑打着他們，雪浪横卷着他們，他們一步一摆地移动脚步，在风雪里挣扎着，搏斗着。

在狂风的呼嚎声里，傳来一声火車的吼叫。他們不約而同地停住脚步，向火車叫的方向望去。

远处，一列长长的火車，冲破茫茫的风雪向前急驰。

孙发望了望火車，領着他們拐向火車驰过的鉄路走去。

风雪仍然怒吼着，卷滾着，何有一脚踏进了雪坑，他身子摇幌了一下，栽倒在雪地上。

孙大娘想拉他，但风雪扑打的站不稳身子。孙发忙放下担子，回身将何有扶起来，替他扑打身上的雪。

孙大娘望着何有，叹了口气說："咳，又冷又餓，走不动啦！"

孙发鼓励地說："何有，咬着牙，咱們順鉄路走，到了哈尔滨，找到你舅舅就好啦！"

何有抖动着发青的嘴唇，說了声："行！"

孙发挑起了担子，他們継續在风雪地里跌跌闖闖的往前走着。

二

哈尔滨。

冷风刮过街道。积雪拥在馬路两旁，人行道上，行人袖着双手匆匆地走着。馬路上，汽車疾驰而过，人力車、自行車往来飞奔。一个穿着破烂衣衫的車夫拉着一輛人力車，气喘喘地跑着，車上坐着一个穿狐皮大衣的人。孙发領着孙大娘和何有在街道上走着。

一片矮小簡陋的土平房，房子都是就地挖土盖起来的，这便是名叫小地堡的工人住宅区，在狭窄骯脏，污水結冻的街道上，时而有工人或挎着篮子的妇女急匆匆地走过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孙发、孙大娘和何有来到了小地堡工人住宅区的街道上。孙发手里拿着揉皺了的信封，他們东瞅西瞅地走着。

一个工人迎面走过来。

孙发招呼了一声說："喂，劳駕，打听一下一个人住的地方。"他說着将手里拿的信封，送到工人面前。

工人瞅了瞅信封，回身朝不远的地方指了一下說："在那里。"

孙发和何有等順着工人指的方向走去。

在半堵倒塌了的断墻后面，有一座破旧的小平房。孙发、孙大娘和何有来到断墻跟前，他們停住脚步，望了望，何有用衣袖擦了擦风雪扑打过的眼睛，他們便向紧閉着屋門的小平房走去。

一間狹小低矮的屋子里，炕上堆着一堆簡单的鋪盖，地下放着水缸、盆盆碗碗和几个木头櫈子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蹲在小炉灶跟前燒火，另一个三十岁的男人，一只脚蹬在炕沿上，用手擰着一条揹东西用的繩子。門开了，一股冷气扑进来，孙发推开門，探进身来問道："广才是住在这儿嗎？"

擰繩子的男人抬起头来，疑惑地說："是呵。"

"这下可找着了，快进来吧！"孙发高兴地說着，向門外招呼了一声，孙大娘和何有走进屋里，孙发又把放在門外的籮筐担提进来，閉上了門。

燒火的女人和擰繩子的男人都站起来，疑惑地望着这些突如其来的人，一时認不出是誰。

孙发把毡帽耳子扶起来，笑着說："怎么，广才，不認得啦？"

名叫广才的男人認出了孙发，他惊喜地扑过去，一把拉着孙发的手說："啊？孙大哥，是你！你們怎么大冬天来这儿啦？"

孙发說："是啊，咱們家乡一带过不下去了，到关东来寻个活路，我們一路上坐了两天輪船，又坐了一段火車，盘費沒有了，又

走了几天，好歹才到了这里。”

“那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？”广才說。

孙发說：“按照以前你給你姐姐家去信的信封上写的地址找来的。”

“哦，”广才又望着孙大娘說：“孙大嫂，你們都来啦，冻坏了吧，快上炕暖暖。”

广才和他女人招呼孙大娘坐在炕上。

孙发指着站在一边的何有，对广才說：“广才，我把你的外甥带来了！”他又拉过何有說：“何有，見見你舅舅吧。”

何有望着广才，叫了声：“舅舅！”

广才原来就是何有的舅舅，他拉起何有冻的发紅的手，端詳了一下說：“何有，五、六年沒見，这孩子长这么大啦，你怎么也来啦？”

“我爸爸媽媽……”何有一句話沒有說完，便抽噎地用衣袖擦泪。

广才和广才妻吃惊地望着他。

孙发叹了口气說：“他爸爸在煤坑里挖煤，讓煤块塌下来砸死了，他媽媽还不起地主的債，讓地主大扒皮活活的踢死了。”

孙大娘补充說：“留下何有这孩子无依无靠，乡亲們也穷的顧不了他，大伙就讓我們把他带着，投奔舅舅家来啦！”

广才一听，象受了突然的打击，难过地轉身低下了头，擦着眼泪。

广才妻忙把何有拉到身边，哭着說：“孩子，你眞是个苦命人呀。”

頓时，他們都难过地伤心落泪。

过了一会，孙发說：“广才啊，别哭啦，說說你們下关东这几年，过的怎么样吧？”

广才拭了拭泪說：“关外的生活也不好过啊，这几年跟在家里一样，穷的叮噹响，我是到处找临时工做，什么也干，你来了打算

怎么办？”

孙发說：“我这儿有个亲戚，我想去找他們，寻个活干。”

广才指着何有說：“这孩子来了，也得跟我們受苦啊！”

孙发說：“你想法給他找个活做就好啦。”

“对，”广才說：“我設法託人給他寻个学手艺的地方，将来好有碗飽飯吃。”

何有听說学手艺有飽飯吃的話，抬起头来，眼光里充滿热望地望着舅舅。

三

一間屋子里，鋪着紅毛毡的炕上放着一张油漆的炕桌，桌子上有茶壺、茶碗，桌旁坐着一个肚大体胖的人，长着一对三角眼，留着平头，身上穿着发亮的黑緞棉袄棉褲，他翹着脚，仰靠在大靠枕上，看着手里的一张紙条，他是制鞋厂的刘老板。

广才和何有拘謹地靠着墻站在一边，何有仍然穿着那一身衣服，可是，拆洗的干淨整齐，显得挺有精神，短短的鼻樑，厚厚的嘴唇，一副朴实敦厚的臉孔。

刘老板看完条子，坐起身来，向站在一边的何有打量了一下說：“太小了！太小了！我們制鞋厂那能給你收养孤儿。”

广才急的上前一步，懇求地說：“刘老板，求你收下他，他什么活也能做。”

刘老板斜瞅了广才一眼，拍了拍手里的紙条說：“要不看介紹人的面子，我无論如何也不能留！不过，話要說清楚，以后有灾有病，死了，我不管！半路不干了，得倒給我伙食錢。”

广才应諾着，轉身低声对何有說：“記住，好好干！”

何有答应了一声，广才便向刘老板招呼了一下，轉身走到門边，他回头看了一眼何有，走出門去。

刘老板跳下地来，走到何有跟前說：“記住，家有家法，鋪有

鋪規，当徒弟的干活不許偷懶，不然，我可不客气，懂不懂？”

何有望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四

天色蒙蒙亮，何有在院子里，掄着斧子劈木材……

何有手执长杆擦布在擦洗地板，他年幼力小，額头上累出汗水，他揮手擦了一把汗，喘了口气，又吃力地擦洗地板……

在一間零乱的作坊里，何有站在案前，手里拿着小錘子，冲打鞋眼，他周围还有几个工人在干活，工人們有的冲打鞋眼，有的双腿夾着夾板納鞋底，有的涂抹着浆糊打格布。何有一边冲打鞋眼，一边聊倦地打着盹，他身子一搖幌，錘子砸在手上，他痛的咧着嘴，揉了揉手，又冲打鞋眼。旁边一个工人，望着何有，給他递了一个眼色，何有扭头看了一下，刘老板走来查巡，他嘴里叼着紙烟，从工人們身旁走过，他停下来盯着何有，何有紧张地干着活……

深夜，何有坐在制鞋厂的作坊里，抱着夾板納鞋底……

白天，在一个屋角安着炉子，炉子上座着一口大鉄鍋，何有站在炉子跟前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在鍋里攪拌着熬浆糊。

鍋里的浆糊冒着热气泡，何有攪了几下，回头看了看，周围沒有人，他便随身坐在一个凳子上，渾身疲累地瘫軟着，仰靠在墻上，他的头无力地搭拉在一边。

鍋里的浆糊沸騰地滾开。

何有聊倦地閉上眼，打着鼾声。

鍋里的浆糊吱吱地冒着热气泡，越来越干，漸漸地焦黃。

何有仍然縮着身子酣睡着。

忽然，刘老板急匆匆地走来，他朝鍋里看了一眼，气狠狠地瞪着三角眼睛，扑到何有跟前，揪住何有的头发，用力往墙上撞碰，嘴里不住罵道："我叫你偷懶，叫你偷懶，小杂种……"

何有一下惊跳起来，刘老板揪住头发不放，狠狠地往墙上撞着。

何有挣扎着，刘老板一松手，他慌忙跑到炉子跟前，端起了鍋放在地上，手被燙了，他双手摔了一下，痛的两手互相握着。

刘老板双手叉着腰，厉声罵道："小杂种，你竟敢在我这儿耍滑头，罰你一天不准吃飯！"他罵完，轉身走去。

何有看着被燙的两手，两眼滿噙泪水。

五

在作坊里的柜台旁边，放着一个装滿鞋子的大蔴袋，何有扎着蔴袋口，他比蔴袋高不了多少。

刘老板从里面走出来，对何有說："走，把蔴袋扛上，跟我送鞋去！"

何有正要俯下身去扛蔴袋，門外进来三个工人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向刘老板說："是刘老板嗎？"

"是呀，有什么事？"刘老板問道。

那个工人說："听說木材厂老板替我們买了鞋子啦，我們派人来取哪！"

刘老板奸滑地笑眯着眼睛說："好，好，我正要給你們送去，請里面坐，喝茶。"

刘老板招呼着，两个工人跟他向里面屋子走去。

其中一个人留下来，走到蔴袋跟前，摸了摸蔴袋，向何有問道："小伙計，你們的鞋子怎么做的？"

何有照实地說："里面糊了浆糊，格布是用紙打的，做好了再用胶水刷过。"

那人解开蔴袋口，取出一双鞋来，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，朝着

鞋牙子縫，割了一刀，撕开来看了一下，生气地罵道："媽的，这些老板們尽想騙人！"說着，他提着鞋子，向里屋走去。

何有望着他走去，回身把蔴袋里攪乱了的鞋子整理好，又扎上了口子。

刘老板和那三个人走出来，刘老板陪着笑脸說："再見，咱們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！"

那三个人沒有答理地走出去。

刘老板轉过身，三角眼瞪的很大，他怒气冲冲地扑到何有跟前，用力朝何有脸上打了两个耳光。

何有踉蹌了一下，跌倒在地上。

刘老板揚起脚向何有身上狠狠地乱踢着。

何有翻身坐起，一股鮮血从嘴里淌出来，他望着刘老板，眼睛里深深地蘊藏着怒火。

六

积雪溶化，街道泥濘。何有扛着一个装滿鞋子的大蔴袋，在泥水里噗哧噗哧地走着，他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子，全身衣服襤褸，头发蓬垢，脸色蒼白，显得削瘦。

忽然，他的左脚在泥水里滑了一下，他掂起脚后跟紧走了两步，放下蔴袋，抬起脚来一看。鞋子破烂不堪，脚掌被碎石扎破了一个大口子，鮮血混着泥水染滿在脚上和鞋子上。

他放下了脚，咬着牙扛起沉重的蔴裝，一瘸一瘸地向前走去。

七

在制鞋厂小作坊的一个角落里，支着一张床，何有背靠墻半躺着，他的左腿伸直在床上，脚上包着破布，旁边站着三、四个工人。

一个年紀大一点的工友剝开他脚上的破布，看了看說："咳，这是扎破了脚，中了毒啦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另一个工友說："咱們这就叫做鞋的沒鞋穿，还落得个扎坏脚。"

又一个工友說："用花椒水洗洗也許能好。"

年紀大的工友憤憤地說："到哪儿去找花椒？掌柜的一步也不讓出門。"

何有痛的咬着牙，額头上迸出汗珠。工友們同情地望着他。

这时，刘老板从里面走出来，众人忙閃开，有的連忙拿过鞋底夾子做活。

刘老板走到何有跟前說："怎么？又想裝蒜偷懶啦？"

何有說："掌柜，脚扎坏了，腿也肿啦，实在痛的厉害……"

年紀大的工友也帮着說了一句："是呵，掌柜，他腿肿的厉害，連褲筒也拉不上去。"

刘老板凶狠地說："活該！我不能白养活你，下去給我納鞋底去！"

"掌柜，我的腿肿的弯不回来。"何有恳求地說。

刘老板瞅了他一眼，上前一步，一只手摺着他的大腿，一只手捏着小腿，用力地一折。

"啊喲！"何有痛的喊了一声，暈倒在床上。

几个工友惊愕地望着何有。

年紀大的工友忙提了块手巾，在水盆里浸了一下覆在何有脸上。

刘老板双手叉着腰，盯着何有說："别管！看他裝到什么时候！"

年紀大的工友拿开了手巾，何有慢慢地苏醒过来，他充滿怨恨地望着刘老板。

刘老板看着何有，想了一下說："好，你腿坏了，不能干活啦，你今天就給我搬出去！"

何有一听，坐起身来，气憤地反抗道："哼！你是看我来了两年啦，快滿徒掙工錢了，你就攆我！"

刘老板吼叫着說："你不能干活，就得滾蛋！"說着，他扯着何有的腿就往床下拉。

何有翻身滾下床，刘老板把他的破旧被子扔在地上說："馬上滾蛋！"

何有忍着疼痛和气憤，跪在地上卷起了被子。工友們过来帮他收拾，扛起行李，有的工友找来一根棍子交給何有。

"誰也不許送，别耽誤做活！"刘老板喊着，从工友手里夺过行李，扔到何有肩上。

何有一只手扶着肩上的行李，一只手拄着棍子，一跳一拐地走出門去。

八

在何有舅舅广才家里，何有躺在炕上，广才妻替他用毛巾在盆里浸湿敷着腿，广才蹲在他身旁愁闷地看着他。

孙发开門走进来。

广才招呼說："孙大哥，今天沒有干活嗎？"

孙发說："今天歇腿啦，沒有找着活干。"

广才妻移开炕边的洗脸盆說："孙大哥，請坐。"

孙发坐在炕边說："何有，怎么样？大伯来看看你。"

何有感激地笑了笑。

孙发說："这么久还沒有好，得赶紧想法治呀，不然会落成殘废的。"

广才叹了口气："咳，我几天都找不着活干，連鍋也揭不开啦，那儿有錢治病。"

孙发想了想，慢慢从怀里掏出一卷票子，交給广才說："这是我打了几天临活工，賺下的錢，本来是給官家交住房地皮錢的，先給你用吧。"

广才犹豫地說："孙大哥，那你……"

孙发說："我抗不过去再說，先給孩子治病要紧。"

广才接过錢来。

何有望着孙发，眼里涌出了泪水。

第二章

九

夏末初秋，天空阴凄凄的，哈尔滨街道上刚下过雨，道路泥濘，沟渠里都积满了雨水。

何有在街头流浪，他的腿已經好了，可是他的脸越发显得削瘦，他又餓又累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，来回望着过往的車輛行人，有时在小摊旁边停一停，拉洋車的走到一个土坡跟前，他帮着推了一把。汽車从他身旁馳过，濺起的泥水扑在他身上，他憤怒的瞪了一眼急馳而过的汽車，又向前走着。

离开江边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粮仓，一幢大房子是放粮食的仓庫，前面的空地上，停着几輛汽車和馬車，几个搬运工从粮仓里扛出粮食装在車上。

几个衣服襤褸的儿童，有的提着筐子，有的手拿小口袋，跑到装車的地方，搶着揀拾撒在地上的粮食。

何有走过来，看了看，也急忙走到装車的地方，蹲下来，撩起衣襟揀拾粮食。

几个警察走过来罵道："滾开，不准在这里揀粮食，滾开！"

警察揮着警棍赶开儿童們，一个警察揪着何有的胸脯提起来說："不准揀，混蛋！"

何有生气地将衣襟里揀下的一把带土的粮食，潑在警察身上，瞪了警察一眼，轉身走开。

江边上，滾滾的江水漲到了堤坝頂上。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女孩子赤着足坐在江边，手拿一根长杆在釣魚，她穿着补了补釘的破旧

花衣衫，两条小辮垂在肩上，瘦瘦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长得十分俊秀。

她聚精会神地釣着魚，她的脚跟前，放着鞋子、蚯蚓桶和一个小篮子。

何有走到江边堤坝上，一边望着江水，一边向小女孩釣魚的地方走来。

江岸上人們来往走动。一个工人模样的人順着堤坝往前走着，他有三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身体粗壯。他走到釣魚的女孩子跟前，停住脚步看了看說："喂，小姑娘，江水涨的很危險，你怎么敢在这儿釣魚哪，快回家去吧！"

女孩子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說："不，家里沒有吃的，釣着魚好頂飯吃。"

"危險哪，别釣啦！"那个三十多岁的工人說。

波浪嘩嘩地翻滾着，一个大浪打到了岸上，女孩子的鞋子被卷到江水里去了。

女孩子急忙扔下釣魚杆，搶抓鞋子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江水里，女孩子"啊"的惊叫一声，立刻被水冲的很远。

那个三十多岁的工人，正要走开，看見女孩子掉下水，急忙脫下鞋解着衣扣，喊着："快救人哪！"

正在一边站着的何有，吃惊地回头一看。

女孩子在江水里掙扎着，波浪把她涌上来又打下去。

何有顧不得脫衣服，跑前几步，扑咚一下，跳进水里，他迅速地游到女孩子跟前，扶着她的胳膊，奋力地踩着水。那三十多岁的工人也跳进水里，拉了女孩子一把，他們爬到了岸边。

驟然間，天空烏云压頂，雷声滾滾，大雨瓢潑下来。

何有和工人扶着女孩子上了岸。

工人喊道："你們的家在那儿，快回去避雨！"

女孩子和何有跑去。

十

一間矮小的屋子里，雨水从屋頂上漏下来，屋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正拿着洗脸盆、飯盆，接着漏下的雨水，他們都穿的破破烂烂。

嘩啦一下，門被推开，掉在江水里的女孩子領着何有跑进来。女孩子閉上門，靠在門上喘着气。

屋里的男人和女人惊愕地望着他們。

男人說："小梅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怎么才回来。"

女人說："小梅，你怎么淋成这个样子？"

女孩子原来叫小梅，她喘了喘气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指着何有說："爸爸，媽媽，我掉到江里了，他，他把我救上来的！"

男人是小梅的爸爸，名叫周全，他放下盆，走到何有跟前說："小伙子，好样的。"

小梅媽也过来說："謝謝你啦。"

何有高兴地說："沒有什么，我从小在胶河边长大，两、三丈深的水淹不了我。"

小梅的爸爸周全說："啊，你也是胶河边长大的，咱們是老乡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哪？"

何有說："我家里沒有人，过不下去，逃难到这儿找我舅舅的，我舅舅家住在小地堡。"

小梅媽拿过一个破麻袋片說："快坐下歇歇，也沒有衣服換，把这个披上，别冷坏。"

"沒有关系，我不冷。"何有說，端起盆子接着雨水。

小梅媽又对小梅說："小梅，你披上吧。"

"我也不冷。"小梅說着，擰了擰衣服上的水。

周全接着雨水向何有問道："小伙子，你叫什么？"

"我叫何有！"何有答道。

周全、小梅媽和小梅都喜爱地望着何有。他們互相傳递着把盆

里的水倒在外面。

突然，听得外面有人大声喊叫着："开坝啦，江堤缺口啦，快收拾东西搬家呀！"

立刻，听得外面哭叫声、脚步声混杂成一片。

小梅媽惊慌地說："江堤缺口啦，这可怎么办！"

周全扔下盆子，急得罵道："他媽的，警察今天收修江堤錢，明天又要护堤款，錢收去不少，江堤修到那儿去啦！"他回头对众人說："快收拾东西，小伙子，你也帮着搬家吧！"

何有赶紧扔下盆子，从小梅媽手里接过一卷衣被，小梅抱起一个包袱。

小梅媽說："这么多破东烂西，怎么搬得了！"

周全說："这个时候还顧得了东西，快走！"

周全扛起一个箱子。領着她們走出門去。

十一

雨停了，地上湿糊糊的。在一块高坡地上，挤滿了一堆一堆无家可归的难民，有几个用席子、毯子搭起的棚子，棚子周圍到处都是就地挖坑支架起来的鍋灶。人們搭着棚子，挖着鍋灶，有的抱着草，衣物滿地乱抛。

在高坡地的一处，有一个用席子和乱草搭成的窩棚，这就是周全一家的临时住处。周全、何有和小梅等蹲在窩棚跟前，在挖按鍋灶，小梅媽在給窩棚里鋪草。

周全对何有說："小伙子，大水进了街，連你也一下回不了家，你就和我們一起避难吧，等水退了再回去。"

小梅高兴地說："对，你先别回去，咱們一起去挖野菜当飯吃。"

何有望着她，高兴地点点头。

十二

一个草坡上长着两棵柳树，何有和小梅手提籃子，蹲在草地上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